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拿爱情诱惑我/蓝田美玉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613-4328-9

I.别... II.蓝...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7596 号
图书代号:SK8N0271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姚维青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328-9
定 价: 26.8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1. 一个人的私奔

五月的南京，薄暮时分，天上落下细细的雨丝。晚归的人都脚步匆忙地往家赶，很多店面也闭了门，喧闹的街市很快就安静了下来，只有绚烂的霓虹还在不知疲倦地闪烁。十九岁的李秀雅并没有随人流回转，她心事重重地徘徊在南京一条条陌生的街道上。朦胧夜色中，很多晚归路人的眼睛都被这个靓丽的身影点亮，没有人知道这个可爱的女孩正在寻觅着什么。

阿雅直到晚上八点多才回到二姐李秀芳在南京的家里。一家人都围坐在餐桌旁等她，特别是才两岁多的一对双胞胎小外甥杨光和杨明，见阿雅进来就扑过去：“小姨，你怎么才回来，妈妈已经把饭菜热了好几遍了。”阿雅看看桌面，秀芳站起身：“又凉透了，我还是再去热热吧。”阿雅歉意地冲二姐和姐夫杨少杰笑笑，在桌边坐下，抱起大杯子猛喝水。杨少杰问：“阿雅，在外面跑了一天，累坏了吧？”阿雅做出十足的气势道：“没什么，我不怕的，现在，我比出租车司机还熟悉南京的路呢！以后你们逛南京，别忘了请我做向导啊。”说着，起身离座，掩面进了洗手间。

半晌后，纳闷的秀芳在洗手间找到默然流泪的阿雅。阿雅双手紧紧捂着嘴巴，但那压抑的哽咽还是从指头缝隙泄露出来。秀芳把阿雅从洗手间的角落搀到面池边，询问道：“阿雅，这次来到南京就看你魂不守舍的，整天在外面寻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说出来我们也好帮你呀。”阿雅哭道：“我从十七岁读高一的时候就和上官青阳好了，高二时候我为了照顾脑血栓的爸爸退学后，我们还是一直联系着，我们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前些日子我开玩笑说要来南京，不再理他了。上官当了真，给家里留了纸条只说来南京打工，就没了踪迹。他平日不过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在南京举目无亲的，怎么支撑下去呀！”

二姐杨秀芳直听得发愣，倒是杨少杰闻声赶过来：“阿雅，你这样满大街的寻人太盲目了，我明天就到电台和电视台去，登寻人启事找他。”阿雅





这才破涕为笑：“我早该请你们帮忙的。”接着，阿雅便低头不语，倒是拧着的眉头舒缓了几分。

晚饭后，三个人围坐拟定寻人广告的内容。杨少杰问：“你身上有那个上官青阳的照片吗？”阿雅摇摇头。杨少杰又让阿雅描述一下上官的身材面貌。阿雅想了想：“身材瘦高，面容白净，眼睛很大，笑起来的时候感觉甜甜的。”杨少杰乐了：“阿雅，你这样的描述，太笼统，得再具体点。比如他到底有多高多重？什么样的眼睛眉毛嘴巴鼻子？”阿雅皱皱眉：“我又不是相面先生？哪里观察得那么仔细！”

秀芳也有些忍俊不禁：“阿雅，你这好几年的恋爱是怎么谈的？怎么什么也说不上来？”杨少杰道：“这说明我们阿雅纯洁着呢！”阿雅羞红脸：“谁跟他谈恋爱了，他自己要离家出走，关我什么事？”秀芳念道：“阿弥陀佛，这口是心非的丫头，来南京这好几天都是为谁奔忙为谁焦心呢？”阿雅掩面道：“为不相干的人！”

第二天清早，阿雅拿着一大包昨晚打印出来的寻人启事坐上公共汽车，这一天的时间，她要把这包东西贴遍南京的大街小巷。上官会在南京的哪个角落，看到阿雅亲手贴上的这些东西呢？阿雅想到上官，总是会莫名地心跳，就算上官不在眼前，也是如此。

忙碌了一天，腰酸腿疼的阿雅搭末班车回姐姐家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偌大的车上空荡荡的，除了阿雅也就三两个返城的人。阿雅疲惫地把头靠在窗玻璃上休息，手随意地抚弄着车窗下面的皮革。突然，阿雅轻轻移动的手指触到些凹凸不平的东西。她低头一看，是一些不规则的划痕，很显然，是某个不文明的乘客用小刀制造出来的结果。

有人上车了，售票员打开了车内的灯，一个中年男子慢吞吞地走进来。阿雅的目光再次掠过那些划痕，突然，划痕上面的一行圆珠笔字迹让阿雅心头乱颤：“阿雅，我来南京了，在……”阿雅对着关灯的售票员大声疾呼：“售票员大姐，帮忙打开车内的灯，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售票员被她紧张兮兮的样子逗乐了：“什么事情这么重要，是人命关天吗？”是，就是人命关天！”阿雅满面焦灼地应道。刚熄灭的灯再次亮起，阿雅顾不得道谢，整个人都扑到那行字上。售票员递过一只笔：“需要的话，就记一下吧。”阿雅点头致谢，两颗无知觉的泪珠落在了那位售票员的手背上。

回到姐姐家，阿雅拿出在公共汽车上抄下的那段上官青阳的留言，秀芳和杨少杰都吃惊得合不拢嘴巴。秀芳说：“阿雅，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呀！”想了想又说：“不对，应该叫心有灵犀一点通更合适吧。”阿雅抿嘴笑笑。杨少杰接道：“嗨，早知这样，我就不让阿雅跑这一天

了,自己也不用花钱去登寻人启事了。”秀芳驳道:“要不是阿雅四处贴寻人启事,也许还看不到那段留言呢!再说,那留言离现在有七八天了,上官现在还在不在这个地方还不一定呢,登了寻人启事也不算多余,多几手准备就多几分希望。”杨少杰无语点头。

东方大酒店的洗浴中心外,阿雅焦灼地在门外等待。杨少杰买了价格不菲的门票进去大约十几分钟了,阿雅踱来踱去,心中早已做了几十种情景预测,却无法测定最终的结果是喜是忧。

杨少杰赤身裸体地踏进气雾蒸腾的浴室,就有一个清瘦高挑的少年迎过来:“老板,我帮你擦擦背吧,很便宜的,只要一块钱!”

八十年代末经济大潮刚刚兴起,人人都兴叫老板。杨少杰心想:我在南京地面上开着五金轴承的铺子,这声老板倒是叫得货真价实啊。”一个男人走过来,一把扯住那少年:“上官,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在的时候,你就专心伺候我得了,不要再招揽生意了,难道怕我给你的服务费不够吗?”少年尴尬地推辞:“张老板,您天天来洗澡,身上哪用我搓呀!”那个被叫做张老板的男人依旧不依不饶:“我不要你搓澡,要你按摩呢!要我说,你干脆专门做按摩好了,收入不比在澡堂给人搓澡来得殷实?”

杨少杰在一边看出一些眉目,心下对那男人泛起阵阵恶心:“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怎么好男童也不遮掩一下呢,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这样纠缠,不怕熟人撞见了尴尬!”他扯了一下那少年:“来,先给我搓背!”

少年如释重负地乖乖跟杨少杰走进去,杨少杰在水龙头下面蹲下身子,他就帮杨少杰在身上打肥皂。杨少杰冷不丁叫一声:“上官!”少年应一声。杨少杰又叫:“上官青阳!”话一出口,杨少杰就感觉背后的手停住了:“大哥,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杨少杰长长叹口气:“你果真是上官!看你的长相和阿雅说的差不多,又听那人刚才那样叫你,我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了,毕竟你这样的复姓的人不像张王李赵那般普遍。”上官听到阿雅的名字,把肥皂丢到地上,转身就往门口冲去。杨少杰一把扯住他,指指他一丝不挂的身体,上官才如梦初醒般地扭头冲进更衣室。

杨少杰跟过去:“昨天阿雅还念叨呢,就怕你已经不在这儿了。”上官一边胡乱地套着T恤一边语无伦次地问:“阿雅来了多久了?她还好吧,你是她姐夫吧?”杨少杰冷眼看着上官:“阿雅好得很呢!拜你所赐,这些天她一直满南京的找你,人都在大太阳底下晒掉几层皮了,每晚都急得哭鼻子呢!”上官尴尬地解释道:“大哥,我年少气盛,做事欠思量,让阿雅跟着受苦了!”杨少杰冲着他的胸口夯一拳:“看你说话伶牙俐齿的,行事怎么就这么毛糙呢!”

杨少杰把上官青阳带出洗浴中心,还没等他招呼,上官就箭步冲向正





在徘徊的阿雅，双臂牢牢把她拥个结实：“阿雅，你果真找到我了，和我想象的一样！就是让我等得久了些。”杨少杰在一边给他们降温：“年轻人，醒醒吧，要不是阿雅这些天坚持不断地寻找，你或许就要给人在这儿干一辈子搓澡工了。以后别来这貌似浪漫的事情了，生活不是由巧合和玩笑构成的。”

阿雅闻此抓起上官的手一看，那双手由于长时间的浸泡已经干燥皴裂了好多细口子了。再端详一下面貌，果真消瘦苍白了很多。上官自我解嘲道：“阿雅，我来南京二十天就白了两分，你倒是黑了三分啊。”阿雅羞涩地掩掩双颊：“南京的太阳比我们河南厉害多了。”

事情出人意料地顺利，秀芳也如释重负。晚上，上官青阳就在阿雅的姐姐家住下了。大家都休息后，上官借着上卫生间的档儿，悄悄从客厅的沙发溜进阿雅的房间。阿雅正和衣而卧戴着耳机听音乐呢，见上官进来，就把小耳机分给他一头，两个人一块兴致勃勃地听了一会儿，上官侧脸问并排比肩趴在床上的阿雅：“你就知道我会过来，是吧？你穿着衣服，不就是等我的吗？”

阿雅不服气地揪揪上官贴着自己的耳朵：“谁等你了？我才没等你呢！”上官把脸凑得更近些：“好好，你没等我，等隔壁的那两个小外甥来尿你的床呢！”阿雅“扑哧”笑了。上官定定地看着阿雅的笑靥，伸手轻轻揉捏阿雅纤细嫩黄的脖颈：“阿雅，你让我等得好苦，今天好好补偿我一下吧……”

阿雅轻轻拨开上官的手指，心下却涌动着惶恐而甜蜜的东西。上官双臂拥住阿雅的肩头，把脸放到阿雅的后背上，阿雅温暖的体温就透过夏季薄薄的衣衫传过来。阿雅再次轻轻挣扎一下，没有挣脱，就不再动了。耳机里的乐曲却变得飘渺遥远起来。

“阿雅，你抖什么？”上官的问话中带着笑，看来是故意的。“我哪里在抖！”阿雅争辩着。见上官不认同，只是笑，阿雅翻身把他推到床上：“你好重，我都支撑不住了。”上官甩开耳机：“女孩子就是没有力气，你压到我身上，压十个小时我也不会抖的。”这下，轮到阿雅不作声了。阿雅把两个耳机都戴上，对上官的话充耳不闻一般。

上官翻身从床上探起：“女孩子的床上，都是香味儿，搞得我都想打喷嚏了。”说着，凑过来拿掉阿雅的耳塞：“我说话呢，你听到没？人家刚被你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你就对人家不理不睬了。”阿雅愣愣地看看上官，上官就模拟了一个女孩子一样的很媚的笑脸。阿雅不禁笑出声：“水深火热，你也太夸张了吧！”上官脑中闪过这些天一直在他身边腻歪的那个中年男子的身影，想给阿雅说说，却欲言又止。

“在洗浴中心这些天，吃了不少苦吧，大少爷！”阿雅见上官不作声，以

为他生气了,赶紧安慰:“找不到你的这些日子,我都急死了。特别是到了夜里睡下后,老是想电视里看到的那些少年被骗被迫去偷盗,或者离家出走后流浪街头的凄苦景象,一想到这些,心里就又急又疼。”上官把一记感动的吻印在阿雅的面颊上:“傻姑娘,我以后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带累了你。”

上官青阳的衬衣领口没有扣,他抓起阿雅的手放到自己的胸膛上,那里的肌肉结实而火热,有微微的汗。阿雅不好意思地想把手拿开,上官却紧紧抓住不放,他把阿雅纤柔的手往下移一点,放到自己的胸口:“阿雅不要紧张,我厚着脸皮进来,比你紧张呢,你看看我的心跳得多厉害。”阿雅很乖的没再动,上官的心就怦怦地在她手下跳动着。

两个人都久久没有说话,突然,上官青阳拥住阿雅把她扑倒在床上,“阿雅,阿雅!”他迷乱又压抑地轻轻叫着,捧起阿雅的头,嘴巴狠狠地压过去。阿雅一开始很吃惊地推搡着,上官却霸道地根本没有退让的意思。上官的舌头强力撬开阿雅小巧的嘴巴,迷恋地吮吸起来。

在外面玩了一天,阿雅带上官回到家里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姐姐正在收拾饭桌,见他们进来招呼道:“吃饭没有,还给你们留着呢。”吃过了。”阿雅答道。阿雅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伸手去拿遥控器。上官很默契地把遥控器递到阿雅的手里,挨着阿雅坐下后,手臂很自然地就环住了阿雅的腰。

姐姐从厨房走进来,有些惊异地看看两个人。阿雅猛然惊觉地把上官的手臂从后面悄悄推开些:“姐姐,南京真是太好玩了。”“是吧,”秀芳淡淡地应道:“累了吧?那就早点休息。让上官也收拾一下,出来这么久了,他家人该想他了。”话一出口,阿雅就感觉身后上官握着自己的手猛然一紧。阿雅条件反射地张张口,但看了看秀芳的脸色,却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阿雅把上官送到火车上。上官看看沉静地依偎在他怀里的阿雅,低头轻轻吻一下她的头发,哼起一首略带感伤的曲子,是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阿雅也跟着轻轻哼唱这首刚刚流行的歌,直到火车开动,她才匆匆跳下车,目送火车渐渐消逝在城市的尽头。歌曲带给她的幽幽感怀,却一直缠绕心头,挥之不去。

阿雅回到姐姐家,秀芳正在照顾两个孩子吃早饭。姐姐推开吵着争食的一对兄弟:“阿雅,上官青阳走了?”阿雅有些无精打采地应一声。秀芳打趣道:“人家刚离开就开始思念了?”“姐姐!”阿雅嗔怪着,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

晚上,阿雅听见姐姐推门而进的声音,赶紧把上官留下的彩色照片压到枕头底下,随手抽出一本书作势,定睛一看,却是上官去年送给她的这本





《席慕蓉诗集》。上面扉页的空白处，还留着上官俊秀如出自女孩子手笔一般的字迹，诉说着对自己的款款深情。阿雅赶紧把书丢开，姐姐已经进来了，对着阿雅别有用意地笑笑：“阿雅，是不是恨姐姐了？”

阿雅有些莫名道：“姐姐，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我怎么会恨你呢？”姐姐冲着露出一角的上官的照片眨眨眼睛：“怎么，我把上官赶走，你不恨我？”阿雅有些不好意思地扑打着秀芳的肩头：“姐姐说什么呢！”

秀芳猛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阿雅，你的门锁还好用吧？”阿雅有些摸不着头脑：“我也没太在意，好像不是太好用吧。”秀芳道：“怪不得呢，那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上官在你床上趴着，他那么早就去找你，不太礼貌吧。”

阿雅也有些羞臊：“姐姐，我以后注意。”秀芳应一声，似乎还有些不放心：“你和上官这两天，没有什么吧？”见阿雅有些不解，又问：“毛头小子，做事总让人不放心。你们，没发生那事吧？”那事？阿雅对这指代不明的词儿有点疑惑。

秀芳看阿雅迟疑，脸色瞬间变得凝重起来。阿雅察觉到姐姐的变化，赶紧解释：“姐姐，看你想到哪儿去了，上官还是很知道分寸的，过分的要求他从来不提。”

姐姐松了口气，叮嘱道：“阿雅，你记住，女孩子要洁身自好，要不然，以后会后悔的。特别是那种事情，不到结婚那天晚上，是万万不可以做的，要不然，在男孩子眼中掉了身价，显得轻贱不说，万一以后两个人不能在一起，你找了别的男朋友，那人也会对此耿耿于怀的。”

阿雅看看姐姐紧张严肃的神情，郑重地点点头，向姐姐保证：“你说的话，我记下了，就算我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也不会拿自己未来的命运开玩笑的。”爱情？秀芳重复着这个词语，脸上浮起淡淡的嘲笑：“也许只有没长大的男孩，或者像你这样的纯情女孩子才说爱情这个词吧。”阿雅有些纳闷：“看你跟姐夫，不就很恩爱吗？”秀芳回避似的说：“现实针头线脑的琐碎生活，需要很多呢，光注意爱情，太奢侈了。”

阿雅“哦”一声，秀芳又说：“别怪二姐想得多，妈妈去得早，大姐和大姐夫带着女儿小诺搬到小李庄照顾爸爸，现在你在我身边，一些事情，我应当替你考虑的。男人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他们复杂得很呢。”阿雅大笑：“姐姐，男人怎么复杂，你应该深有体会吧，给我好好讲讲，免得妹妹我将来吃亏。”秀芳假装恼怒地用手指点一下阿雅的额头：“你呀，记好姐姐一句话，男人不单纯，别让爱情蒙蔽双眼而看不到爱情之外的东西就够了。”

正打闹着，门口传来开锁声。阿雅看看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秀芳也看看表，叹一声不再说话。阿雅看出姐姐的不悦：“姐夫生意很忙吧，有好几次我听见他到了下半夜才回来呢。”秀芳心不在焉地应道：“有时候谈

生意,请人吃饭喝酒的,没准。”说着,起身离开了。

第二天,秀芳早早就把阿雅叫起来,让她去杨少杰店里帮忙。阿雅一边吃早饭,一边听姐姐叮嘱店里的各项事宜。秀芳一开始是和杨少杰一起看管店面的,后来生了孩子,不得已才留在家里。可是几年下来,孩子还是离不了人,秀芳也只能继续呆在家里了。杨少杰看着秀芳郑重其事的样子,有些不以为然:“阿雅这么聪明,过不了几天准保比我还厉害呢,哪里用得着你教?”

阿雅看得出,杨少杰对姐姐远远不像刚结婚时那样尊重了。也许是因为这几年一直是他支撑着店面维持着家计,对姐姐的态度也有些不以为然起来。看来姐姐说得对,光有爱情怎么能支撑一辈子呢,阿雅心中暗暗感叹。

阿雅跟杨少杰一起到了店里。这是一个坐落在繁华商业地段的店面,大半条街上都是做五金和汽配生意的。大清早的已经开始有往来不断的人流了。阿雅有些好奇:“姐夫,做生意干什么要跟他们扎堆呀?这样岂不要被他们分去很多顾客?”杨少杰笑笑地看着阿雅:“这叫规模效应,规模越大,来的人就越多,我们才越有机会做生意呢。”阿雅点点头,心想自己真是要好好学才行,要不,连这点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岂不被人笑话?

杨少杰看出阿雅的怯意,大声说笑道:“有姐夫我在,你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坐在店里看热闹就好,反正我们人手也够的。”阿雅笑笑:“谁胆怯了?”心下暗想:我可不是来看热闹的,我要好好学着,给你看看。

两人到店里的時候,住在店里的两个小伙计已经把店门打开,将货架收拾整齐准备做生意了。杨少杰巡视一圈,又让他们调换了几件货物摆放的位置:“给你们说过几次了?销量好或者近几天热销的型号一定要放在打眼的地方。”两个人点头应着,但杨少杰一背过脸去,他俩就开始对着阿雅做鬼脸了。

阿雅觉得有些好笑,这两个伙计个头很打眼,身条却一个赛着一个地瘦,好像刚支起架子的小马驹似的。人也不大,顶多十七、八岁,对店里的事情倒是精通。两个人兴趣十足地凑过来跟阿雅攀谈,他们一个叫马子建,一个叫刘向北,异口同声地让阿雅叫他们小马和小刘。当他们听说阿雅是女主人的妹妹,和他们一样也是从河南县里出来的,就更加滔滔不绝起来。

这时,有个拎包的中年人进来了,也不说话,就在几个货架子之间左顾右盼。杨少杰赶紧上去招呼客人,来人指着架上的几件货问了一下价钱,小马赶紧凑过去,利索地说出报价和可以给的折扣数。

敲定后,小刘去后面仓库提货,小马给来人开货款单。客人看着小马一手小学生一样的字问:“读书不多吧?”小马讪笑:“也初中毕业了,在校的时





候太调皮,没装多少墨水。”来人有些挑剔:“你墨水多少和我没关系,不过把这样的货单给我的上司看,说不定他认为我给他弄了不地道的货糊弄他呢。”

杨少杰的字也马马虎虎,阿雅拿起笔照着小马开出的格式重新填了一张。那人看着阿雅娟秀的字迹笑了:“你们的秘书?够专业的。”杨少杰有些得意:“还凑合吧,刚来,还没训出来呢。”来人又上下打量几眼阿雅:“放在这小店里,可惜了。”杨少杰道:“来帮几天忙,我们这小店,是留不住这般人物的。”

小刘帮客人装好货。杨少杰很开心地按了一通计算器:“不错,开门红!”回头看看在店里转着看货的阿雅:“有文化的人就是聪明,我还没教呢就会帮我做生意了。今后你要是帮我给客人介绍货的话,小嘴吧嗒几句,肯定比这两个小子有说服力吧。”小马说:“那是,阿雅姐的水平,哪是我们能比的?”阿雅有些羞涩:“我就是会写几个字,生意上的事情,还一窍不通,你们要多给我说说才行呢。”

到了中午,杨少杰让小刘看铺子,自己带阿雅和小马出去吃饭。他们要了一个小雅间,点了几个价格中等的菜,几瓶啤酒。正吃着,服务员端上一盘虾,杨少杰说:“上错了,我们没有点这个。”一个黑胖的人打帘子进来:“没错,我给你们加的。”说着提了提因为便便大腹下滑的腰带,捏一下阿雅的脸蛋:“杨老弟,这次的小妞够地道,新靠过来的吧?怎么也不介绍哥哥我认识一下?”

阿雅惊慌失措地拨开来人的手,吃惊地看看杨少杰,又看看这人。小马上前给那人拉开椅子,一边请他坐下,一边介绍道:“这位水灵灵的姐姐是嫂子的妹妹,叫阿雅,前几天刚来南京,今天第一次到店里给我们老板帮忙。”又给阿雅介绍道:“这位姐姐叫他张大哥好了,平常生意上常来往,张大哥对我们老板挺照顾的。”

杨少杰道:“小马嘴皮子就是利索,我还没来得及给双方介绍呢,你把我要说的话都说了。”小马嘿嘿一笑。杨少杰见阿雅还是有些不自在,又说:“张大哥这个人热情风趣,平常最喜欢开玩笑了。”又对那个张老板说:“县里刚出来的小丫头,没见过什么市面,张大哥刚才把我妹妹吓着了。”

张老板举起酒杯,对阿雅说:“不知者不怪,阿雅妹子,哥哥给你赔罪,来干一杯!”阿雅不得已只好端起小马给满上的啤酒站起来,张老板满面堆笑:“妹子别客气,坐着喝就好。”说着一口气干掉,冲阿雅亮亮杯底。阿雅不得已也一口口吞了。小马和张老板都鼓掌竖指大笑。杨少杰也很高兴:“阿雅今天真给姐夫面子,第一次坐上酒桌就有大家风范,看来是个场面上的料子。”

阿雅被酒呛了一下，不停地咳嗽。张老板坐在阿雅左边，见状凑过来伸手帮阿雅拍着后背。这黑胖子的手大而绵软，阿雅只觉得一股热烘烘的气息扑过来，全身都黏湿燥热，如同黏上了一只蛤蟆一样难受，越发伏着身子不敢抬头了。小马就在一边凑趣：“张老板，你真有魅力，瞧，阿雅姐姐都害臊了。”

张老板说喝啤酒不带劲，要了两瓶白酒，小马给大家一一满上。阿雅要推辞，小马和张老板都不依。杨少杰说：“阿雅，别再推辞了，要不扫了张大哥的兴致。喝不了，就做个样子略沾沾好了。”阿雅怕影响了杨少杰的生意，也不便再推下去，就没再吭声。

酒间，阿雅得知，这个张老板也是他们一个县里的人，叫张旺才。比杨少杰早出来几年，早已在南京打开了场面。现在他们河南来南京开店的人，很多进货出货的都要通过他的手，所以谁都敬他几分。因为生意做得大发，自己有钱又能给别人带来财运，虽然只有四十岁，大家都叫他财神爷呢。

喝到兴头上，张老板让阿雅陪酒，阿雅又勉强喝了两小杯，就觉得头晕眼花了，讨饶道：“我没喝过酒的，醉了。”张老板不依：“怕什么，哥哥家就在附近，醉了去我那儿醒酒。”阿雅再推辞，张老板就拉下脸了：“杨老弟，你这妹子，不给我脸面呀，在南京，黑道白道谁不买我几分面子，这小丫头……”

杨少杰过来圆场：“没关系，喝醉了去张大哥家歇着，听说张大哥置了新房，我还没去过呢，正好去看看。”又对张旺才说：“阿雅哪敢不给大哥面子，你也看到了，一个乡下的黄毛丫头，没什么见识，没喝过酒，你看她，两二酒下肚就晕起来了呢。”阿雅又勉强喝了两小杯，看着别人推杯换盏，渐渐不能支撑，跑到外面吐了起来。

几个人跟出来，看阿雅吐完后都有些站不住了，张旺才就说：“看，被我说中了，去我家歇会儿吧，我顺便跟你姐夫说点事。”杨少杰打发小马回去看店，扶阿雅坐到张旺才的车上。

阿雅晕晕沉沉中感觉自己被人从车上扶到屋里的床上，迷迷糊糊不知睡了多久。一觉醒来后，只觉得口干舌燥，爬起身来，却是头重脚轻脚步飘摇不定。阿雅抓起床头的一杯白开水，一口气喝下去，再转头倒在床上，还是满身的不舒服，头痛欲裂。

阿雅在床上似睡非睡地辗转，外面隐隐的谈话声若有若无地透过门缝传进来，好像是张老板在和杨少杰说着什么事情，已经说得差不多的样子，有个一柔美的女声也不断穿插期间，点缀着两个男人有些枯燥的谈话。

张旺才说：“杨老弟，想发财就要放开胆子。我不是也干了好几年了吗？哪里出过丝毫的差错？”杨少杰说：“对，你刚才猛地一说，我是有点担心了，可是有张大哥罩着，我们指定是没什么风险的。现在我彻底想通了，我铁定





要跟着张大哥干了,张大哥你以后可要多照顾我呀!”张旺才又是一阵志得意满的放声大笑。

外面有推杯换盏声传来,伴着阵阵酒气,他们好像在祝贺刚才达成的协议。那女人说:“什么时候把你太太也带过来玩玩,省得你大哥总是不在,我一个人在家里闷得很。”张旺才说:“也是,有个人来找你玩也好,省得你闷了就乱发脾气,惹事生非的。”杨少杰就讪笑:“和小嫂子相比,我家那口子哪里拿得出手?整天在家给孩子洗衣服做饭的,没见识得很!”张旺才也笑:“不是还有东区的那个呢吗?”杨少杰“嘘”一声:“大哥,别给阿雅听到了,落得麻烦……”

笑谑之声阵阵穿进阿雅的耳朵,阿雅听着听着,不觉泪流绵绵。“姐姐真可怜,一切都蒙在鼓里,还以为杨少杰为这个家多操劳呢,每次都做了宵夜等他……”

正胡思乱想着,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阿雅知道是他们谈完事情杨少杰要回去了,赶紧擦干眼泪,压下满怀的思绪。杨少杰在门口看着睡眼朦胧的阿雅笑道:“醉了吧,把眼睛都睡肿了呢!”一个女人走进来,取了梳子给阿雅拢一下蓬松的头发:“眼睛肿了,一样是个美人!”阿雅望望女人,傻傻地笑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

杨少杰说:“叫嫂子。”女人轻轻一笑:“还是叫我姐姐吧,叫珊珊姐就好。”张旺才在外面答话:“吴玉珊,对丫头这么好,是不是女人也贪色呀!”那女人笑笑,继续给阿雅拢头发:“这女孩子,的确挺招人待见的。以后有空的时候来找我玩吧。”

晚上回到家,阿雅并没有提及中午发生的事情,但秀芳还是发现了阿雅的异常,问杨少杰:“是不是谈生意什么的也让阿雅去了?怎么她满身酒气,气色也不太对?”杨少杰略一踌躇,说了遇见张旺才的事情。秀芳有些不悦:“那家伙,我还有印象的,好像作风不太好,人也太霸气。”

阿雅接口道:“就是,要不我怎么就喝多了呢!”秀芳满脸惊愕:“阿雅你醉酒了?”阿雅察觉到自己的失言,没办法就说了自己呕吐的事情。杨少杰在一边道:“其实张旺才也不错,平日照顾我们生意不说,见阿雅醉酒,还让阿雅去他家休息了半天呢。”“去他家休息?”秀芳跳起来:“杨少杰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几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他对我做了什么,你全忘记了吗?”

杨少杰有些不耐烦:“秀芳,那不过是一场误会。张旺才醉酒后,把你当成陪酒的小姐了。”秀芳有些鄙夷:“酒从来都是醉人不醉心,他是借酒装疯,你也是常喝酒的人,还不知道这个?”杨少杰继续息事宁人:“秀芳,就算是张老板有些借酒作态,不过是给你开个玩笑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也没

对你动什么真格的呀？”秀芳彻底愤怒了：“难道要真有人在你眼皮子底下对你的老婆怎么样了以后，你才肯醒悟吗？”

半晌后，杨少杰才换了柔和一些的口气劝慰：“秀芳，我也知道张老板是有些好色，平时也喜欢对有点姿色的女人动手动脚的。可是我们大半的生意都要靠着人家呢，怎么能因小失大，断了自己的财路呢？”阿雅听出些端倪，越发感觉杨少杰不是自己平日见到的那样：“姐夫，难道我们为了赚钱，连基本的尊严都不要了吗？”杨少杰苦笑：“阿雅，你不要听你姐姐大惊小怪的言论。那天不过是张旺才对她过分亲昵了一点而已，她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妇女，以为人家要怎么样了呢！阿雅你今天也见到了，人家小老婆多漂亮，哪能看上你姐姐呢。”

阿雅本能地护着姐姐：“那狐媚的女人，不过是人家的小老婆而已，名不正言不顺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姐夫你今天还千般万般地奉承着人家。”杨少杰也急了：“你们女人，真是没有见识。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钱又没有权，那就什么面子尊严都讲究不得了，我对人家谦让一些奉承一些，最终不过是为了我们能有个好生计，这也是为了这个家呀，我千辛万苦的都错了，你们坐享其成的倒有万种道理了。”

秀芳和阿雅都不再说话，杨少杰还是一脸的不耐烦：“不要再说别人行为不端正，不让我跟这些人来往了。现在我们一直都是指着姓张的才有今天这像模像样的生意，别说那女人是个小老婆，就算她只是张旺才一个没名分的姘头，只要她现在得了张旺才的心，我们要想跟张旺才混下去，就得像奉承张旺才一样奉承着那女人。”

秀芳还是有些不放心阿雅，追到她的卧室问：“妹妹，你今天没遇到什么事情吧？你一进门我就觉得你脸色神情怪怪的。”阿雅欲言又止地犹豫了好几次，最终还是开口道：“姐姐，我说了你别生气，杨少杰的在外面的事情，你知道的不多吧？”

秀芳敏感地意识到阿雅的话外之音：“阿雅，你是不是今天听出来什么苗头了？告诉姐姐，是谁说的？店里的伙计还是今天碰到的那个张旺才，或者是他的那个女人？”阿雅看看姐姐紧张得语无伦次的样子，心下又是酸楚又是不忍：“姐姐，我就是觉得，你让杨少杰打理店里所有的事情，进货卖货全是他一手，你什么钱什么权利都没有了。这样时间长了，你不觉得在家里就太没有主动权了吗？”

阿雅这番顾左右而言他的话，却是正好说到了秀芳的心坎上：“阿雅，你真是聪明。我还没有把自己的担心说出来，你就已经看出来了。我让你去店里帮忙，并不是就让你帮杨少杰干事的。阿雅你多个心眼，留心看着杨少杰平日里是不是自己留一手什么的。等到孩子再大些，我就回店里去。”阿





雅点头称是,心想:“姐姐你是该想想这些了。再不想,恐怕就太晚了。”

秀芳本还想和阿雅深谈的,但杨光杨明都醒了,在隔壁闹作一团,杨少杰一个人都哄不过来了,秀芳只好低声嘱咐阿雅几句,出去了。阿雅一个人发了半天的呆。今天这一天,虽然没遇到几个人没做几件事,但对阿雅的触动的确太大了。原来,社会上的事情这么纷繁复杂。刚才姐姐还告诉阿雅,上官打过电话来,说自己已经在母亲安排好的岗位上上班了,真不知在成人堆里混几年后的公子哥上官青阳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2. 谁在诱惑谁

第二天,阿雅照旧跟杨少杰去店里。小马见阿雅进来,热情招呼着:“阿雅姐,昨天去张老板家了?他家是不是很奢华?我听说他很有钱,一般的南京本地人都敬重他三分呢。”阿雅神态淡淡答道:“我醉倒了,就在他家睡了几个小时,其他的都没有来得及注意,就回来了。”杨少杰也说:“阿雅肯定有福气,第一次跟我出门就碰到个大财主。”

由于杨少杰要盘点货物,好根据情况列出下次进货的清单。这个上午大家都很忙,小刘和小马在杨少杰的指挥下穿梭不停,阿雅也手忙脚乱地帮他们打下手,记账。阿雅对汽配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杨少杰每次报出型号什么的,阿雅都要反复问几次,才清楚如何入账。几个小时下来,本来在学校对数学就没有几分兴趣的阿雅简直要被这些陌生的符号折磨得满脑子糨糊了,她放下笔大叫:“姐夫,禁止虐待雇工。”杨少杰就笑:“你是帮我监督他们工作的,我不支付你工钱,你算不上雇工。”阿雅就对着小马他们诉苦:“看到没有,我连你们还不如呢,白打工,没一分工钱的。”

中午,杨少杰让小刘去买了些盒饭,几个人草草吃过。下午就轻松多了。杨少杰整理货单的时候,阿雅就在这道长长的五金汽配店铺充斥的街上闲逛。一天下来,也有不少人到杨少杰的店里去看货,谈成了几笔生意。阿雅粗略算了一下毛利,吓了一跳:“姐夫,你成了资本家了呀,一天的收

入比县里那些吃工资的人一个月的收入还多呢！”杨少杰见怪不怪地笑笑：“这算什么，这条街上的这些铺子，很多都比我们挣得多多了。趁着这几年生意好做，谁不是想方设法多赚钱呀！”阿雅张大嘴巴，舌头半天没收回去。

打烊的时候，杨少杰让阿雅先回去，说自己还有点事情要处理。阿雅好奇地追问：“姐夫，去哪里？好玩不好玩？要不，也带我去吧。”杨少杰逗趣道：“昨天醉酒还没闹够呢？我今天要谈正经事，小丫头就不要添乱了。”阿雅固执地追问，杨少杰敷衍道：“我去东区，要晚些时候才能回去呢，你快回去帮你姐姐做饭吧。”

阿雅调皮地重复着杨少杰的话，跟他挥手道别。突然，一个字眼跳进她的脑子：“东区？莫非就是昨天张旺才提到的那个东区吗……”

阿雅再想问什么，张张嘴巴，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等杨少杰已经走出十几米远了，阿雅才对着他的背影大声说：“姐夫，早点回来。”杨少杰头也不回地大声回道：“早不了，让你姐姐不要等我了。”阿雅呆呆地立了半天，脑子里乱哄哄的不知想些什么，要坐的公交车停下来又离开，她看着杨少杰越走越远，渐渐小成一个不可触摸的小点，依旧没动地方。

又一班公交车来了，阿雅随着闹哄哄的人流走上去，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依然是喧闹的人流，来来往往的，全是陌生的面孔。这里是姐姐的家吗？也许吧，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多了，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可是，这里的确是他们的家吗？这里除了带给这些从乡下进城来的人机会和金钱外，还能带给他们什么呢？好像什么也没有，又好像太多了。

半夜，阿雅在睡梦中听到杨少杰轻轻进门的声音，过了一阵子，从姐姐的卧室传出杂乱而压抑的争吵声，以及杨少杰甩门而出的声音，他急促而暴躁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姐姐压抑的哭泣声却越来越大了。阿雅踌躇了一下，披上衣裳推开姐姐的房门。

卧室内有些凌乱，秀芳正半坐半趴在床沿上，肩膀由于哽咽而不停地抽搐着。阿雅搂住姐姐的肩头，秀芳反身趴到阿雅怀里：“阿雅，看到了吧，男人没什么好东西。”

原来，杨少杰经常晚上很晚才回家，对秀芳的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让秀芳产生了猜疑。今晚杨少杰半夜回家后，秀芳帮他换睡衣的时候，发现他的衬衣上沾了几根染成黄色的长发，不免捻下来询问，杨少杰推脱是酒桌上敬酒的时候，旁边的女人沾上的。秀芳有些不悦，多问了几句，杨少杰恼了，摔门出去了。

第二天早饭时候，杨少杰依旧没有回来。阿雅看看眼睛红肿的姐姐，咬牙道：“我去店里，姐姐，我要替你失去的东西夺回来。”秀芳依旧眼神黯淡，她拍拍阿雅的肩膀：“阿雅，你就当什么也不知道好了，我倒是想看看，





那个一直藏在我们身后的小狐狸是什么样的人物。”阿雅使劲点点头。

店里,小马和小刘已经收拾利落等着开张了。见阿雅进来,小马依旧那么殷勤,小刘照旧忙碌着,走来走去盘点登记昨天没盘完的一点货头。阿雅等了半天也不见杨少杰,一问他们才知道,他一早就去外地进货了,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呢。

十多天后,杨少杰风尘仆仆地赶回来了。照他的话说,配货的时候出了问题,人家配给他的货很多都是残次品,幸亏他眼尖,才当场验出,马上让人家调换的,要不,落到自己手里可就赔大发了。就这,供货的还是百般不乐意,拖了不少日子,才在杨少杰的督促下勉强照单子给配齐了。

杨少杰一边在饭桌上狼吞虎咽,一边给阿雅和姐姐讲自己这次的经历。阿雅看看姐姐,再看看杨少杰,两个人都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秀芳没有把自己这些天的忐忑和委屈对杨少杰吐露半个字,甚至连一句怨言也没有。

但暗地里,秀芳还是嘱咐阿雅注意杨少杰的活动,并且要不露声色。

一个多月下来,阿雅还真摸出一点内幕来。杨少杰果真在外面有了一个相好,这个人是个有夫之妇,阿雅也在酒桌上见过一两面,模样一般,很会撒娇的样子,喝酒的时候对着全桌子的男人说话依然嗲得让人牙酸。事情到了这一步,阿雅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对姐姐说了,只是日日为难着。

这天,杨少杰一反常态早早就回了家。天色尚早,大家都在餐厅吃饭,他却连个照面都没给大家打,直接进了卧室,没再出来。饭后,阿雅坐在自己卧室床上翻阅杂志,耳朵一直警惕着外面的动静。两三个小时过去了,阿雅差不多把一本杂志都翻完了,她只听到秀芳出来了两回,在客厅里的备用药箱里翻腾了一阵子,拿了剪刀什么的,又回去了。阿雅觉得怪怪的,干脆蹑手蹑脚贴到姐姐卧室的门外。里面灯光明亮,似乎有低低的私语声,和撕裂什么的声音。“真是莫名其妙!”一无所获的阿雅只好怅然而回。

第二天一早,阿雅发现杨少杰在厨房里忙碌着。她站在厨房门口使劲儿揉揉眼睛,的确是他,穿着睡衣在给大家准备早餐呢。“光光明明早上要喝热牛奶的。”阿雅提醒道。“知道了,阿雅想吃什么?”杨少杰说着,回头对阿雅笑笑。阿雅觉得杨少杰的笑脸竟然有几丝恭维的味道,不过,引起阿雅更大兴趣的却是杨少杰脸上的一大片乌青,这让杨少杰本来白皙的模样,看起来简直像青面兽杨志了。

阿雅没有洗漱,直接去了姐姐的房间。秀芳还赖在床上,乌黑的头发瀑布般散开在洁净的床单上,是一种让人有些触目惊心的对比色。她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却红肿得如同两个水蜜桃一般:“阿雅,我们破产了!”

原来,杨少杰昨天去见那个女人的时候,被那女人的丈夫带着一帮朋

友堵个正着。那人和杨少杰平日生意上也略有些交往，他们夫妻来到南京时间不长，生意做得也小些。男人平日见了杨少杰，也是“杨哥杨哥”地叫着，毕恭毕敬的样子。但现在招惹了人家的老婆，人家就当着一同进来的那些朋友的面子，把杨少杰搞得无地自容了。

那女人和杨少杰好的时候，也是一团柔情蜜意的，现在事情暴露，就一反常态了，她说杨少杰在某次酒后趁机强奸了她，事后就多次以此为威胁，强迫她和杨少杰好，说如果她不从的话，杨少杰就把以前的私情告诉她丈夫，并栽赃她勾引男人，她没有办法，才被迫和杨少杰交往的。女人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说得声泪俱下，把杨少杰控诉得禽兽不如。

杨少杰当时整个人都懵了，被那男人的几个好友打了个鼻青脸肿，人家还不罢休，要把事情捅到公安局去，立案惩办杨少杰，最后还是在张旺才的调节下事情才平息下来。杨少杰当着众多朋友的面签下协议，答应赔偿人家二十万，事情私了，所有恩怨一笔勾销。杨少杰这几年在外面是有一些积蓄，但二十万却远远拿不出来，无奈他把所有的货物都低价折给人家，连现在他们居住的房子都押上了，才勉强凑够数目。

阿雅听着姐姐泣不成声的叙述，心中恼作一团：“姐姐，你早点对我说这些，我就让他变成熊猫脸！”秀芳无神地望望阿雅：“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他现在被人算计，有些话我怎么忍心说得出口呢！”

阿雅恨铁不成钢地捏着姐姐的手：“你就是太软弱了，才被他这般欺负，要是我，看我怎么把他搞得天翻地覆。”秀芳苦笑一声：“还是先渡过眼前的难关再说吧，也许明天后天，我们就要睡在南京的大街上了。我吃点苦不算什么，可怜两个才两三岁的孩子……”

面对姐姐的忧虑，阿雅也无语了。经过几年的奋斗，好不容易立稳根基的杨少杰又要一切从头开始了，这个时候，一向温柔善良的秀芳除了会全力支持丈夫，还能做出别的选择吗？

杨少杰辞了小马和小刘，因为暂时他们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刘向北要回老家，走的时候有些恋恋不舍，红着眼圈对杨少杰和阿雅说：“什么时候需要我，就联系我好了。”阿雅问小刘：“你有什么打算吗？”刘向北想了想：“先回老家吧，如果可以的话，我打算在家里也弄个轴承加工什么的活干，最近几年做这个挺赚钱的。”阿雅就说：“好呀，赚了钱娶媳妇。”刘向北有些害羞，也不回答，笑笑去整理行李了。

马子建没有回家，他说，在南京呆了这两三年，看惯了这里的高楼大厦和汽车贵妇人，回去看到家里的那些庄稼地和破房子已经很不习惯了。几天后，张旺才新开的一个店铺正要伙计，马子建让杨少杰帮着说说，也就过去了。





八月底的时候,阿雅的中学同学小敏给她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被北京的一所重点师范学校录取了,是本科,要上四年学呢。阿雅心中有些酸酸的,在初中的时候,阿雅的成绩比小敏好很多,没想到世事多变,阿雅因为父亲生病连高中都没上完,小敏却考取了这么好的学校。她掩饰着自己内心的不平静给小敏道贺,小敏在电话那头跟阿雅客气着,半天后才说出要借点钱。

阿雅迟疑了一下,这个事情在几天前是毫无问题的,但现在姐姐家里除了变故,阿雅也觉得张不开口了。第二天,姐姐还是凑了两千块钱,让阿雅给小敏汇过去。杨少杰也表现得很热情:“阿雅的朋友,我们一定尽力帮助的。”秀芳冷冷回道:“你还是好好想想,我们下个月住哪里吧。”杨少杰很努力地想了想:“明天,我就去找张老板吧,那次他说要我帮忙一块做生意的。”秀芳还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他那种人,该不是做什么非法买卖吧?”杨少杰连忙接口:“别担心,如果是违法的事情,我不做就是了。”秀芳回答:“我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你出了差错,将来孩子找我要爸爸的时候,我不好回答。”阿雅看着两个人斗嘴在心中暗笑:“反正都是担心牵挂,这有什么区别吗?”

这几趟去外地接货,杨少杰好像挣了不少。秀芳和阿雅都对他这么快搞到这么多钱有些吃惊,杨少杰解释说借别人的钱他还没有还,人家答应先让他做流动资金用着。张旺才知道他最近亏空了,也一连给他介绍了几桩大生意。这短短几个月内,他的确赚了,顶以前小一年的收入了。

秀芳还是有些不放心:“总感觉那个张旺才,最近对我们家好像太好了。杨少杰你以前跟张旺才也没有多深的交情呀……”杨少杰打断秀芳的话:“对你好有什么不好嘛,再说张老板前几个月就跟我合计过让我帮忙做生意的事情,我也答应人家了。现在有生意做了,有什么好奇怪的!”

“要遵纪守法哦!”阿雅冲杨少杰吐吐舌头。最近她不仅帮杨少杰照看店铺,训练新招来的两个小伙计,和张旺才的那个女人吴玉珊的交往也很频繁。吴玉珊做美容做头发逛商店的时候,有事没事都爱叫着阿雅。阿雅一开始还碍着欠人家的情,不好推辞,后来反而慢慢很喜欢这些了。毕竟二九年华的女孩子,正是美不够的时候呢。

“别说我遵纪守法,就算我不守法,张老板手下的买卖,警察什么的谁敢插手!”秀芳被杨少杰的话吓了一跳:“少杰,别把自己陷进去了。我早听说张旺才做生意不地道,歪门邪道伤天害理的买卖都敢干。那张旺才他能罩你一辈子?”

杨少杰对秀芳的话有些不以为然:“现在我们做生意的,谁就是百分干净的?别的不说,偷税漏税、贿赂税官什么的,哪个开店的一年不干上几回?”